

管子卷第六

法法第十六

不法法則事毋常

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

法不法則令不行

雖復設法

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

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脩令

者不審也

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審而猶不行

審而不行則賞罰輕

也

脩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以上輕於賞罰也

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

賞罰既

既重而猶不信也

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

賞罰既

賞罰而不信也

故曰禁勝於身

身從也

聞賢而不舉殆

聞賢不舉不若

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

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

不能不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可而不為殆可為

若多生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

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母內策謀母自入也人主孤而母內則人

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使人主孤而母內人臣黨而

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密之過

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民毋大過上毋赦也赦不

則懼而脩德不敢為非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

而成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特

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

造姦以故曰邪莫如蚤禁之母使滋蔓蔓難弇也赦過遺善則民

不勵善即惠也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

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

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

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

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

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唱莫和禁

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

非凌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

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

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母危不可得也

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

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

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

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口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

明君在上位民無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為貴也國母

隆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

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制儀畫制謂更畫

制此書以法誅之故疆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

以誅僂故革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

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

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今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况主倨

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立私說尚能卑主况

其倨傲易風俗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

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

為易國之成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

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

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

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故

父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母赦者小害而大利

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故父而不勝其福家正而

則太平可致故曰大利也母赦者必致覆

曰不勝其福也也疾可廖也○績枚母赦者疰

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

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是故先王

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

求其觀也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

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

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

文有三侑侑寬武母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

父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父而不勝其福故惠

者民之仇讎也惠者召其禍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

為父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雖有過亦

不甚矣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審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

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辯貴賤不求

其觀故農土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

中立四子集
游日無游閑之日

財無砥滯滯積也故曰儉其道乎令未布而

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

未布而為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

故曰妄予也

上妄予下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

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

所謂不令而罰

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

人興輕生故為暴亂

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

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

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

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強者立強

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

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

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

曰為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

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衆則尊為之用者寡則卑則人

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為已用也使民衆為已用柰何曰

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

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

不誹謗

積按當依下作議

民不誹謗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

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無常經國無常經則民妄行

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

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

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

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好人者當以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

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

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母可與慮害已者至善也夫

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

渴之將欲用之必至此極則姦者不敢為非善者悅而

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已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

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績按言愛

渴之以至此極民遂為之用而無謀害上者蓋故善用

以法素行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軒冕有所許儼不因

民者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

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

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

○績按轉猶展轉推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

后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

軍之眾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

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

大慮始大有良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

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

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國無

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

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

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然則國

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道之得賢而使之將有

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

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

傷所以然者則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為下已蔽而刳

已刳而弑由先令之失也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

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

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言

君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

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臣有弑

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

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

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此所謂遠於百

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

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

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

聞

中五子集 管子卷六

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出而不入謂

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入而不至謂之侵其

既入不得至於君此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

則左右侵君事故也故曰令重於寶社

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故曰令重於寶社

穰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

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

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是

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明正以治國故

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二者中立故過者令過與

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非正則傷國一也過與不及

故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仁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

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法之侵也生於不正

不正則入邪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言辯而浮誕行有難

而非善者行難而詭怪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

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

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

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

高行倍法而治績按倍古背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

一曰管氏稱古言故云一曰績凡人君之德行威嚴

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能事

自得師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

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即從而貴之宜敢更論其高卑乎有故為其殺生

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喜富人貧人

使人相畜也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可貴人賤人使人相

臣也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

謂生殺富貴貧賤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亦望

下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皆欲謀操六者六者在臣期

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

秋之記臣有弑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

智也令臣子得此六者是君父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

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

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

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

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

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

一曰賢人不臣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

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

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矜者細之屬也。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鈞名之人，無賢士焉；鈞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

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

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明君公國一民以聽

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私

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

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足，成正民之經。今以

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

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知起下文也。臣度之先王者，臣

氏自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臯陶為李，古

稱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

獄之官作此李官。績按李同理。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

皆廉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

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

後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

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

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

無能授於有能桀紂失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貧民傷財

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

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

則不當廢廢興之理難明故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

謂廢與不廢既不廢矣又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因傷

國不廢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

在資用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入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

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

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於

國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是故明君審其

所擅以備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

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

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

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亡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為敵謀我所以外難

也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難為誅罰

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

群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

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

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威於親不為君欲變其

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

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德者道由以成者也

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霸故夫

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

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伯今代之用兵者不然

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故舉兵之日而

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死者已多得地

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

勝多死國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一舉兵而國四禍則何為而不危矣大度

之書曰謂大陳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

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四者若何舉兵之日而境

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

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

也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也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

也有制則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計數得則有明

也有明則治衆有數自治其軍勝敵有理勝於敵國察

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明理而勝敵勝敵者

也理定宗廟宗廟定則逐男女男女安則官四分既定且能則

之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

兵無主則不蚤知敵一無主則人懷苟野無吏則無蓄

積野無田吏則人情官無常則下怨上官無常則徵賦

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寇敵賞罰不明則民

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

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

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

無難危危窮窮皆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有數則遠

則強可縱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所以起也所以

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

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

有三令而兵法治也

五教一曰教其自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冬有所當若

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三曰教其足以進退

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五

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五教各習而士負以

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

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

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

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

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韓韜也謂韜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

駕行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

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

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

可數也故不可量則眾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

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

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

也故全勝而無害

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行無常行既准利故亦

無常也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

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固可恃故不守恃固

不拔拔恃固之守必多費而無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

處可否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也○績按中處無敵謂身居四方皆避之不敢與敵令行

不留謂法行彼四方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

皆遵之不敢留難

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匱竭也一氣專定則

傍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屬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

士既屬械之利故不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既無疑匱敵乃服從

而為已用凌山阮不待鈎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楫也泗水故

遠歷而渡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見其

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俘厥寶王必選精勇與俱故曰

謂雖曰獨入實與眾俱非獨也故不能止下於此寶不獨見與精勇故莫之能

歛猶保也言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嫌也故莫之能

敵一見不能止也惟保重其謀見與眾共謀之而不無名

之至盡其取寶王也潛仇不名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既盡寶王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為仲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

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

悉以諧輯故敵不能傷也

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

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已下管氏不故能全勝

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

能當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

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其次一之雖勝破大勝

強一之至也不以勝為勝故亂之不以變亂敵不設乘

之不以詭乘敵不詭計勝之不以詐勝敵不詐一之實也凡此

一之實也 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謂十力不可量疆不可度氣

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原本也凡此皆我衆若時

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

以一為本故利適器之致也之至○績按致中致也

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敵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

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不能用

敵者窮既不能用敵敵不能致器者困不能致器則無

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出入異塗則傷

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有所傷也深入危之則士自脩入

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脩以求生士自脩則同心同力善者之

為兵也便敵若據虛居常若搏景擊無無設無為焉無

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觀無計可以為所此之謂道矣

無形迹可尋諸者道之謂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善用

體通以為變化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管子卷之六終